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二

宋史四百三

關儀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書京相璠國史編纂事都總教朕等奉

勅修

趙方

賈涉

扈再興

孟宗政

張威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父崇少從胡宏學慷慨有大志嘗見張浚於督府浚雅敬其才欲以右選官之崇不為屈累以策言兵事浚奇之命子栻與崇交方遂從栻學淳熙八年舉進士調蒲圻尉疑獄多所委決授大寧監教授俗陋甚方擇可教者親訓誘之人皆感

三百七十二字
勵自是始有進士知青陽縣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主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京湖帥李大性辟知隨州南北初講和旱蝗相仍方親走四郊以禱一夕大雨蝗盡死歲大熟適和議成諸郡寢弛備方獨招兵擇將拔土豪孟宗政等補以官提舉京西常平兼轉運判官提點刑獄時劉光祖以耆德為帥方事以師禮自言吾性太剛每見劉公使人更和緩嘗請光祖書勤謹和緩四字揭坐隅以為戒以全部員外郎召尋加直秘閣改湖北轉運判官兼知鄂州升

直煥章閣兼權江陵府增修三海八匱以壯形勢進秘閣修撰知江陵府兼管湖北安撫司使兼權荆湖置司時金偪於兵計其必南徙日夜為備荆門有東西兩山險要方築堡其上增戍兵以遏其衝進右文殿脩撰金樊快明謀歸宋追兵至襄陽方遣孟宗政扈再興以百騎邀之殺千餘人金人遁去權工部侍郎寶謨閣待制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諜知金人決意犯境乃下防夏之令金相高琪及其樞密烏古論慶壽犯陳光化隨棗陽信陽均州方夜半呼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

四百八十八字
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親往襄陽金人圍棗陽急方遣宗政再興等援棗陽仍增戈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已而棗陽守趙觀敗金人於城外再興宗政至與觀夾擊又敗之棗陽圍解方申飭諸將當遏於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後拒之于城下時麥正熟方遣兵護民刈之令清野以俟再疏力陳不可和者七戰議遂定金將完顏賽不入境兵號十萬方部分諸將金人犯棗陽者宗政敗之于尚家川犯隨州者劉世興敗之于磨子平相持踰年方調世興移師與許國再興援棗陽張興李維翰援隨

州隨州圍解再興等轉戰入棗陽時宗政守城伏兵城東金人遇伏敗走未幾再至再興又敗之自是無日不戰金人三面來攻宗政出東門再興出南門世興出北門大合戰敗之金人朝進莫退力不能捍諸將表裏合謀國自南山進張威自灤河進世興李琪出城與國會再興出城與威會犄角追擊金人遂潰化光守潘景伯亦設伏敗金人于趙家橋孟宗德又破之于隨州鴨兒山擒賽不妻弟王醜漢金人遂誅賽不方以功遷龍圖閣待制封長沙縣男賜食邑金人復大舉命訛可圍棗陽斬其外統以土城方計其

四百八十八
空巢穴而來若搗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國東
向唐州再興西向鄧州又命子范監軍葵後殿時宗
政在城中日夜鏖戰焚其攻具金人不敢近城西師
由光化境出砦于三尖山拔順陽縣金人率衆仰攻
大敗再興與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
棗陽城堅金頗兵八十餘日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
再興還併東師隸于再興尅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
灤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夾擊殺其衆三萬
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貲糧器甲不可勝計進
方煥章閣直學士奏乞均官民軍兵廩給自備馬者

倍之又奏使民兵夏歸以省月給秋復詣屯守禦徒
之方料金人數不得志于棗陽必將同時並攻諸城
當先發以制之命國宗政出師向唐再興向鄧戒之
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貲糧
而已宗政進破湖陽縣擒其千戶趙興兒國遣部將
耶律均與金人戰于北陽戮其將李提控再興破高
頭城大敗金兵遂薄鄧州唐州兵來援迎敗之降者
踵至已而金兵至樊城方命再興陣以待之方視其
師金人三日不敢動遂遁金將駙馬阿海犯淮西樞
密完顏小驢屯唐州為後繼方先攻唐伐其謀及使

再興發棗陽兵擊其西國發桐柘兵擊其東再興敗
金人于唐城斬小驢圍其城五匝垂下會斡黃繼陷
詔趣方遣赦方亟命國保鄂再興援淮西國還鄂州
保江再興軍至斡之靈山伺金人歸而擊之士豪祝
文蔚橫突入陣金人大敗國遣張寶將兵來會李全
等兵亦至金人遂潰再興追逐六十里擒其監軍合
答進方顯謨閣直學士大中大夫權刑部尚書俄得
疾進微猷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歸還力疾犒師第
其功上之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引再興
卧内勉以協心報國貽書宰相論疆場大計尋卒是

夕有大星墮于襄陽以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致仕
贈銀青光祿大夫累贈太師謚忠肅方起自儒生帥
邊十年以戰為守合官民兵為一體通制總司為一
家持軍嚴每令諸將飲酒勿醉當使日日可戰淮蜀
沿邊屢遭金人之禍而京西一境獨全嘗問相業於
劉清之清之以留意人才對故知名士如陳旼游九
功輩皆拔為大吏諸名將多在其麾下若扈再興孟
宗政皆起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藩屏一方使
朝廷無北顧之憂故其沒也人皆惜之子董疑范葵
范葵有傳

賈涉字濟川天台人幼好讀古書慷慨有大志以父任高郵尉改萬安丞寶應擇令堂差涉至邑請城之役興以憂去金人犯光州起涉竟前役通判真州改大理司直知財貽軍淮人李先沈鐸說楚州守應純之以招山東人純之令鐸遣周用和說楊友劉全李全等以其衆至先招石珪葛平楊德廣通號忠義軍珪等反覽鐸于漣水純之罷通判梁丙行守事欲省其糧使自潰珪德廣等以漣水諸軍度淮屯南渡門焚掠幾盡謂朝廷欲和殘金置我軍何地丙遣李全季先拒之不止事甚危涉時在寶應上書曰降附踵

至而金乃請和此正用高澄間侯景遺策恐山東之禍必移於兩淮況金人所乏惟財與糧若舉數年歲幣還之是以肉啗餒虎啗盡將反噬至若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為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餓則饑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授淮東提點刑獄兼楚州節制本路京東忠義人兵涉亟遣傅翼論珪等逆順禍福自以輕車抵山陽德廣等郊迎伏地請死誓以自新金太子及僕散萬忠盧國瑞等數十萬大入且以計誘珪等涉慮珪等為金用亟遣陳孝忠向滁州珪與夏全時青向濠州

四百八字
先平德廣趨滌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以傳翼監軍
數日孝忠捷至珪屢破金人遂與先及李全趨安豐
時金人環百餘砦攻具甫畢珪等解其圍李全校僕
散萬忠以歸見李全傳金人不敢窺淮東者六七年
南渡門之變平德廣等實預涉既受降置弗問平等
尚懷異志涉密使先以計殺之而先之勢亦孤忠義
諸軍在漣水山陽者既衆涉慮其思亂因滌濠之役
分珪孝忠復全為兩屯李全軍為五砦又用陝西義
勇法混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澤者不滿六萬
入正軍常屯七萬餘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十三四

涉又遣李全以萬人取海州復取密濰王琳以寧海
州歸遂收登萊二州青州守張林以濱棣淄州降又
取濟沂等州自是恩博景德至邢洺十餘州相繼請
降涉傳檄中原以地來歸及反戈自效者朝廷裂地
封爵無所吝仍厲諸將圖未下州郡擢太府少卿制
置副使兼京東河北節制金十餘萬衆犯黃州淮西
帥趙善湘請援于朝涉遣李全等赴之翟朝宗等為
後繼丞相史彌遠擬升全留後涉曰始全貧窶無聊
能輕財與衆同甘苦故下樂為之用逮為主帥所為
反是積怨既多衆皆不平近棄西城免死為幸若無

故升遷以驕其志非全之福亦豈國家之福曷若待事定與諸將同升可也金人破黃陂蘄安慶甚危全馳至遂定全至又長鎮與京湖制置使趙方二子范葵遇犄角連戰俱勝遣彭義斌等追至下灣渡盡掩金人于淮遷權吏部侍郎金人再犯淮西先是蘄州受圍余暉往援乃鼓衆宵遁金乘間登城一郡為血前帥不敢問涉斬暉以徇諸將畏懼無不用命淮西之勢大振初翟宗得玉璽獻諸朝至是趙珙還又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朝廷喜壁之歸行慶賞涉遺書彌遠謂天意隱而難明人事切而易見當思今

日人事尚未有可答天意者昔之患不過亡金今之患又有山東忠義與北邊宜亟圖之彌遠不憚李全卒以重賞為節度使涉又言盜賊血氣正盛官職過分將有後憂彌遠不以為然涉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邪涉時已疾力辭事任值金人大入疆起視事金將時全合連字木魯答哥率細軍及衆軍三道渡淮涉以合連善戰乃命張惠當之惠金驍將所謂賽張飛者既歸宋金人殺其妻所部花帽軍有紀律它軍不及也惠率諸軍出戰自辰至酉金人大敗答哥溺死陷失大半細軍

喪者幾二千涉既病乃以所獲京河版籍及金銀牌
銅印之屬上于朝卒超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涉
父偉嘗守開江貽書丞相趙鼎極論武興守吳挺之
橫它日陞對又乞裁抑郭棣郭杲兵權孝宗嘉納後
反為所擠以沒涉弱冠直父寃不避寒暑泣懇十年
至伏書闕下子似道有傳

扈再興字叔起淮人也善機變每戰被髮肉
袒徒跣揮雙刃奮呼入陣人馬辟易金人犯襄陽京
西制置使趙方檄再興等禦之金人來自團山勢如
風雨再興同益宗攻陳祥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

興中出一陳復卻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
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藉山谷間授神
勁統制又犯棗陽再興率師赴援金人聞風夜潰既
而盜兵數萬復圍城相持九十日再興夜以鐵蒺藜
密布地黎明佯遁金人馳中羨藜者十踣七八敵却
走追至十五里岡已而金兵攻城東隅薄南門北角
再興與宗政劉世興各當一面大戰數十合大敗金
兵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數萬傅城再興與宗政縱
之涉濠半渡擊之又令守垣者佯走金人爭垣急擊
之多墮水中金人拘對樓鵝車革洞決濠水運土石

填城下再興募死士著鐵面具披氈列陳以待之金人計無所施而去棄旗甲輜重滿野大戰于范家莊金人敗追之至泊湖禽其巡檢亢師禮酒都監納蘭福昌降其壯丁獲牛馬甚衆自是與宗政世興無日不戰再興又破順昌縣奪甲馬三千破浙川鎮殺金人三百追至馬磴砦焚其城柵又敗其護駕騎軍于灤河入鄧州破高頭敗其步軍五千騎軍五百焚其積聚遂營于高頭進攻唐州至三家河金騎軍二千步軍七千出城迎戰又敗之死者十七八追及城下金將從義者收殘騎三百奔城再興據門拒戰斬從

義遂圍唐州分兵焚蕩州境截其歸路砦于父長嚴陳以待之搜勦殘兵獲其副統軍廣威將軍衲捷達金兵殲乃斂髑髏立人頭墩尋以病卒子世達亦以名將稱官至都統制

孟宗政字德夫絳州人父林從岳飛至隨州因家焉宗政自幼豪偉有膽畧常出沒疆場間開禧二年金將完顏董犯襄郢宗政率義士據險遊擊奪其輜重宣撫使吳玠奇之補承節郎襄陽令京西路分趙方吳柔勝皆薦其才轉秉義郎京西鈐轄駐劄襄陽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棗陽方檄宗政節制神勁報捷

忠義三軍宗政與統制扈再興陳祥分為三軍設伏
三所蹀血以戰金兵敗走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
峴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時移
帥京西聞捷大喜差權棗陽軍初抵事一愛僕犯新
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
軍士十一年金帥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再
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
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四面控兵列濠外飛鋒鏑
以絢鈴自警鈴響則大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
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守許國援

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賜
金帶轉武德郎十二年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傳城
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澗水以隄火募砲手
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
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礦日晝夜培城運茅蒿
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初
戰棚防城墮穿穿才透即施毒煙烈火鼓鞞以熏之
金人室以濕氈析路以剗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
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
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袤百餘尺翼傳正城深坑倍

宋史

卷一百六十二

宋史列傳卷一百六十二

十一

甘真傳

匈奴督役五日成金人摘疆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革蒙火山覆以冰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園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兵墜死燎焰金將於後截其軍拒馬揮刀追前自斫至是死傷踵接梯橋盡燬金人連不得志俄乘順風渡濠飛脂革燒戰棚宗政激將士血戰凡十五陣矢石交金兵死者千餘弩子手十七八射其都統殪天反風金人愈忿砲愈急會王大任領銳卒一千冒重圍轉闢入城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金人橫屍遍地奪其銅印十有六

訛可棄帳走獲輜重牛馬萬計捷至朝廷方錄前戰守功升武功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重賜金帶制置司以湖陽縣迫境金兵擄宗政圖之宗政一鼓而拔燔燒積聚夷蕩營砦俘掠以歸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許國移金陵宗政代為荆鄂都統制仍知棗陽宗政以迫濠而陳廼於西北濠外潞水為濠以限騎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為給田拓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威振境外金人呼為益爺爺俄病疽卒轉右武大夫團練使防禦使宗政於有功者怨必賞有罪者親必罰好

賢樂善出於天性未嘗學兵法而暗與之合死之日
邊城為罷市慟哭子珙有傳

張威字德遠成州人策選鋒軍騎兵也軍中馬料多
匹馬給米五石騎軍利其餘以自給總領覈實裁抑
威逃去帥郭杲使其父招之歸送隆慶府後軍效用
威貧甚賣藥自給或言其才勇乃令戍邊開禧用兵
威與金人戰輒捷屢以功補本軍將領吳曦既誅遣
將收復李貴復西和州威率衆先登敗金人戰于板
橋遂取西和升統制由是威名大振天水縣當金人
西入路乃升縣為軍命威為守屢立奇功擢充利州

副都統制丁父憂服除帶御器械久之調荆鄂都統
制襄陽府駐劄改沔州都統制嘉定十二年金人分
道入蜀犯狄池堡又犯白環堡威部將石宣董紹連
郤之既而金人犯成州威自西和退保仙人原時興
元都統制吳政戰死黃牛堡李貴代政亟走武休金
人已破武休遂陷興元又陷大安軍先是利州路安
撫使丁焞聞金人深入亟遣書招威東入救蜀又檄
忠義總管李好古北上捍禦好古出魚關與總領張
彪遇以彪棄迷竹關故斬之彪威弟也威聞彪死按
兵不進焞聞之謂僚佐曰吳政身死李貴復以兵敗

金人所憚惟威今好古擅殺其弟失威心奈何且金人在東非威地分今可無好古不可無威遂因好古入見數其擅殺彪罪斬之遣書速威進救蜀且使進士田遂往說之威感激夜半調發鼓行而前破金人于金斗鎮金人雖敗未退威頓兵不動潛遣石宣等襲于大安軍大破之金人之來也擇兩齒馬及精兵凡三千人至是殲焉俘其將巴士魯大將包長壽聞之宵遁興元叛兵張福莫簡作亂以紅帕蒙首號紅巾隊焚利州殺總領楊九鼎破閬果入遂寧遊騎在潼漢界將窺成都制置司謂賊勢欲西非威不可禦

乃遣威提精兵六千人自劔縣至廣漢盛夏暑劇休士三日俄安丙檄威東進時賊自遂寧入普州茗山威進兵重圍絕其糧道晝夜迫之未幾禽福等十七人戮之簡自殺賊遂平西夏來約夾攻金人丙許之遣王仕信會夏人于鞏又命威與利帥程信興帥陳立等分道並進威向秦州議初起威謂金人尚彊夏人反覆未可輕動丙不聽卒遣威威龜勉而行令所部毋得輕發諸將至城下無功而還丙怒奏罷其兵柄是歲卒于利州終揚州觀察使威初在行伍以勇見稱進充偏裨每戰輒克金人聞其名畏憚之臨陳

戰酣則精采愈奮兩眼皆赤時號張紅眼又號張鵠
眼威立淨天鵠旗以自表每戰不操它兵有木楮號
紫大蟲圍而不刃長不六尺揮之掠陣敵皆靡荆鄂
多平川廣野威曰是彼騎兵之利也鐵騎一衝吾步
技窮矣蜀中戰法不可用乃意創法名撒星陳分合
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騎兵至則聲金一軍分為
數十簇金人隨而分兵則又鼓而聚之倏忽之間分
合數變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威御軍紀
律嚴整兵行常若銜枚罕聞其聲每與百姓避路買
食物則賈倍於市迄無敢喧晚以嗜欲多疾故不壽

云

論曰宋之南渡邊將之才何其鮮哉或曰江南非用
武之地然古之善兵者若孫武子亦吳人也抑先王
之世文武無二道文武既分宜其才之各有所偏勝
也趙方少從張栻學許國之忠應繼之畧隱然有尊
俎折衝之風其部曲如扈再興孟宗政後皆為名將
亦方之能獎率也方之子范葵宗政子珙後皆以功
名自見不愧其父有足稱者賈涉居方面亦號有才
及其庶孽竟至亡國為可歎也張威者善於御衆故
所至立功云

百八十三字
侯爵全册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二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三 宋史四百四

開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尚書右丞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院院等奉

勅修

汪若海 張選 柳約 李舜臣

孫逢吉 章穎 商飛卿 劉穎

徐邦憲

汪若海字東叟歙人未弱冠遊京師入太學靖康元年金人侵擾朝廷下詔求知兵者若海應詔未三刻而文成擢高等時已割河北地其年冬再犯京師若海謂河北國家重地當用河北以攬天下之權不可

宋史四百四 廿真寫

怯懦以自守閉關養敵坐受其敝屬康王起兵相州
乃上書樞密曹輔請立王為大元帥擁兵鎮撫河北
以掎金人之後則京城之圍自解輔大喜即以其書
進欽宗用為參謀遣如康王所宰相何臬執異議以
道梗為辭不果遣京城失守若海述麟為書以獻及
二帝北行袖書抗粘罕請存趙氏繼而出謁康王於
濟州謂神器乂虛異姓僭竊宜蚤即位以圖中興一
日間三被顧問補修職即充帳前差使高宗既即位
推恩改承奉郎遷江南經制使轉承事郎監登聞檢
院五府交辟改屬右府朝廷以張浚宣撫川陝議

決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
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
恢復必在川陝迺往見浚極談終日浚大驚辟以自
隨以親老辭繼論軍食迂執政通判沅州以讒奪籍
謫英州道出臨川時節制江夏軍馬李允文擁眾數
十萬蛟虓不用朝命朝廷命招討使張俊屯江西叅
謀官湯東野與若海故得若海道中喜甚謂曰李允
文懷反側非君莫能開其自新若海即馳往諭以成
敗逆順示以朝廷威德復談三策以動之辭旨明暢
允文大感悟即舉軍東下若海復為書招其徒張用

曹成李宏馬友同歸朝廷用一見以其衆二十萬解甲效順惟成疑貳有他志若海移書責之成怒將殺若海若海夜宿王林軍帳以計得林軍印遂奪其衆五千人翼日成遂遁若海遣宏書使刺成以自歸宏得書圖成而力不勝復走長沙刺友群盜解散若海遂以林五千人歸招討使張俊俊乃班師凱旋軍容愈盛時朝廷方出師若海以為為國家者當化盜賊為我用不可失英雄為國患因獻平寇策朝廷悉用之其後李宏為劉忠所并死長沙劉忠為韓世忠所破走劉豫曹成走廣而復降湖湘遂安尋復承務郎

監潭州南岳廟通判辰州紹興九年復三京祇謁陵寢事還以前功旬月四遷至承議郎通判順昌府金人奄至太尉劉錡甫至衆不滿三萬遣人丐援于朝無敢往者若海毅然請行具述錡明方略善用兵以偏師濟之必有成功朝廷從之金兵果敗去辟淮北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拓臯之役復以勞兩轉至朝散郎通判洪州未上丁內艱服除添差通判信州秩滿遷湖北帥司叅議知道州陞辭得對上曰久不見卿卿向安在授直秘閣知江州丁父憂時方經略中原朝廷議起若海而若海死矣若海豁達高亮深沈

四百八
有度耻為世俗章句學為文操紙筆立就蹈厲風發
高宗嘗以片紙書若海名諭張浚曰似此人材卿宜
收拾會浚去國不累召

張運字南仲信之貴溪人唐宰相文瓘之後父貫右
通直郎累贈太中大夫運年二十五以太學生登宣
和三年進士第賜同上舍出身調桂陽監監山縣丞
縣闕令運攝縣事縣與諸獠接壤因俗為治吏民安
之臨武寇與諸獠合大剽掠運親帥兵禽之遷潭州
攸縣尉高宗南渡劇賊王在據岐山潭帥徵兵戍岳
運將二千人先至岳賊平改臨江新淦丞縣新被兵

令不能支沿江撫諭使張匪効罷之以運攝縣事運
撥煨燼考版籍正租賦數月之間撤除而民定紹興
五年通判鼎州賊楊么黃誠擁衆數萬殘破城邑躋
梁湖北高宗遣張浚以都督董師岳飛以招討舉兵
擊之賊率輕銳徑趨武漢南興以臨鼎州城中大震
運與大守程昌寓勒兵登城控扼上下以張其勢賊
宵潰澧賊雷德進柵險藉亂帥檄運討之運將都統
梁吉等率兵直擣其巢破四十二柵降其衆移貳濡
涇金人犯廬壽等州大將駐兵淮壩以拒之運給餉
未嘗乏絕歲餘以親老還江東寓居鄱既而丁母及

公憂服除起知桂陽監五月而境內稱治與部使者
 奏升監為軍大修庠序之教祠漢以來守令有功德
 於桂陽者衛颯唐羌等七人于學刻續顏氏家訓四
 時纂要等書散之民間使之修德而務本召入對除
 知達州方大旱入境而雨奏除病民五事召為度支
 郎中臨安樓店務錢歲三十餘萬緡請以十萬歸省
 額戶部所儲三佛齊國所貢乳香九萬一千五百斤
 直可百二十餘萬緡請分送江浙荆湖漕司賣之以
 糴軍餉及陳諸路綱運七弊懲革十術遠近遞輸以
 均勞逸事皆施行兼樞密院檢詳遷軍器監尋改之

理少卿請正兩浙鹽法以寬私鬻之禁紹興永裕昭
 慈二陵官地與民犬牙相入請縣重價聽民持券獻
 納以免誤犯之罪尤明於治獄獄為之空拜刑部侍
 郎言諸斥逐累赦未還者宜從湔洗諸申請條制多
 重復牴牾失於太煩諸編置不以赦原不以蔭論之
 類失於太重外路刑獄三經翻異移送大理刀鋸數
 施非所以示遠及諸不便皆從之又請廣儲蓄興鼓
 鑄脩屯田作鄉兵亦皆聽納兼權戶部侍郎時久雨
 傷麥及邊報有警詔侍從臺諫陳弭災禦侮之策
 運言天災人事有甚可畏而不足畏者視吾政之修

不修有甚可憂而不足憂者視吾自治之善不善及
 宜邊淮建三大鎮以守之會金人渝盟特遷戶部侍
 郎以專餽餉丞相陳康伯議遣李寶自四明控制海
 道衆論紛紛運直入贛決以為上策金人果敗走因
 上疏乞降詔撫將士蠲租賦遣信使結豪傑堅城守
 督漢中將士趨關陝以制其後置四鎮三帥於兩淮
 襄漢之間以為內固以圖進取以御營隨軍都轉運
 使從上勞師江上及駕還因入對固請補外乃授集
 英殿修撰出知太平州當兵饑疾癘之餘殫勞徠安
 輯之方嚴斥堠攻守之備理財賦造戰艦繕甲兵申禁

令民賴以安孝宗既受禪運亦請老以敷文閣待制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授廣東經略不赴乃復祠
 祿乾道七年鄜大饑運首發粟二千石以振之自是
 民爭出粟以濟連上章致政不許以疾卒贈少師左
 光祿大夫官其後三人嘉定六年贈開府儀同三司
 柳約字元禮秀州華亭人大觀三年上舍進士試中
 學官為霸州教授徙睦州入為辟雍正遷博士改宣
 議郎充廣親宅宗子博士約深於經學屬辭粹微大
 為學者師慕提舉福建鹽事召對論內外學正次乞
 罷內外官到堂日投牒求官以厚風俗授祕書省校

書郎進著作佐郎徽州司錄改通判宿州召拜監察御史靖康初兼權殿中侍御史論三鎮不可棄改尚書工部員外郎進左司員外郎父憂去官服除以直顯謨閣充御營司叅謀官遷太常少卿高宗將幸平江約疏言兵可進毋退以示怯於敵乃以直龍圖閣知台州未赴徙嚴州兼浙西兵馬都監節制管內軍馬當是時金人大入社充擁衆北去列郡震恐莫有奔問官守者約於橫濱中屹保孤城悉力捍禦境內按堵則慨然上書請糾合諸郡克復吳會上嘉其忠進右文殿修撰守郡如故詔以軍興費出無藝更慢

虔柳約獨謹賦輸率先程督進秩一等又詔約郡當兵衝而能不辭難不避事益嚴列柵保綏一方朕甚嘉之其以約充集英殿修撰召入對獎勞再三擢權戶部侍郎約於是感激盡言凡例外宣索皆執奏不進論吳玠等罪未正非所以厲臣節諸大將提兵入覲各名其家將有尾大不掉之患皆人不敢言者又言軍興科需百出望官戶名田過制者與編戶均一科敷請增諸路酒錢其半令提刑司椿管以備軍費皆從之會高麗請修貢議遣使報聘上顧廷臣無出約右加試戶部侍郎充其選且將大用當路忌之諷

言者誣以事罷為提舉太平觀居七年復祕閣脩撰
金人歸侵疆起知蔡州被命而往一無顧避既而金
人渝平傳檄河南守臣皆舉城降約獨遣使數輩於
武昌得報而後返未幾以敷文閣待制食祠祿丁有
五年卒贈四官約天性至孝母病甚泣禱于天願損
壽以益親壽母尋愈約竟先母兩月卒

李舜臣字子思隆州井研人生四年知讀書八歲能
屬文少長通古今推迹興廢洞見根本慨然有志於
天下紹興末張浚視師江淮舜臣應詔上書言乘輿
不出無以定大計宜徙幸武昌又謂江東六朝皆嘗

取勝北方不肯乘機爭天下宜為今日監著江東勝
後之鑑十篇上之中乾道二年進士第時朝廷既罷
兵而為相者益不厭天下望舜臣對策論金人世讎
無可和之義宰輔大臣不當以奉行文字為職業考
官惡焉絀下第調邛州安仁縣主簿歲大侵饑民千
百持鉏棘大呼響震邑市令懼閉門舜臣曰此非盜
也何懼為亟出慰勞遣之教授成都府時虞允文撫
師關上辟寘幕府用舉者改宣教郎知饒州德興縣
專尚風化民有母子昆弟之訟連年不決為陳慈孝
友恭之道遂為母子兄弟如初間詣學講說邑士皆

稱蜀先生罷百姓預貸償前官積逋踰三萬緡民病
差役舜臣勸糾諸鄉以稅數低昂定役期久近為義
役期年役成民大便利銀坑罷雖久小戶猶敷銀本
錢官為償之天申大禮助賞及軍器所需皆不以煩
民幹辦諸司審計司遷宗正寺主簿重修裕陵玉牒
當曾布呂惠卿初用必謹書或謂非執政除免格不
應書舜臣曰治忽所關何可拘常法他所筆削類此
尤邃於易嘗曰易起於畫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舍
畫而論非易也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為誠敬坎離中
畫為誠明著本傳三十三篇朱熹晚歲每為學者稱

之所著書群經義八卷書小傳四卷文集三十卷家
塾編次論語五卷鏤玉餘功錄二卷子心傳道傳性
傳以性傳官二府贈太師追封崇國公

孫逢吉字從之吉州龍泉人也隆興元年進士第授
郴州司戶乾道七年太常黃鉞薦於丞相虞允文梁
克家將處以學官逢吉竟就常德教授以歸李燾劉
珙鄭伯熊劉焯相繼薦之知萍鄉縣以治最聞除諸
軍審計司國子博士遷司農寺丞兼實錄院檢討官
紹熙元年遷祕書郎兼皇子嘉王府直講二年春二
月雷雪之沴交作詔求直言疏八事去蔽諛親講讀

伸論駁崇氣節省用度惜名器核材武飭戎備擢為右正言建言都城之民安居憚徙宗戚營繕寢廣每建一第撤民居數百咨怨者多時親王方更造樓觀未已聞之亟令罷役浙漕沈誥見逢吉謝曰非正言漕計殆不可支初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潘景珪結貴倖以進司諫鄧驛屢數其罪景珪反以計傾之除驛匠監逢吉曰優遷其官而罷言職後來者且以言為戒兩疏乞收驛新命不報併劾景珪脅持臺諫蔑視朝綱景珪遂罷在諫垣七十日章二十上詞旨剴切皆人所難言者改國子司業求去為湖南提刑以

祕書監召兼吏部侍郎俄為孝宗攢宮按行事朱熹在經筵持論切直小人共不便潛激上怒中批與祠劉光祖與逢吉同在講筵吏請曰今日某侍郎輪講以疾告孫侍郎居次請代之逢吉曰常所講論語今安得即有講義已而問某侍郎講義安在取觀之則講詩權輿篇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與逐朱熹事相類逢吉欣然代之講因於上前爭論甚苦上曰朱熹言多不可用逢吉曰熹議禘廟與臣不合他所言皆正未見其不可用寢失上意會彭龜年論韓侂胄專僭出補郡逢吉入疏曰道德崇重陛下所敬禮

者無若宋熹志節端亮陛下所委信者無若彭龜年
 熹既以論侂冑去龜年復以論侂冑絀臣恐賢者皆
 無同志陛下所用皆庸鄙儉薄之徒何以立國侂冑
 見而惡之丞相趙汝愚既罷侂冑專國一日從臣扈
 從重華宮上行禮畢駕輿扈從者出宮門上馬忽傳
 呼侂冑至扈從者却入斂板甚恭逢吉曰既出復入
 揖臣子事君父之禮當如是耶不揖而去會部中會
 食吏密報優人王熹除閣職逢吉即言於上前效朱
 侍講進趨以儒為戲者豈可令汙閣職即抗疏力爭
 之同列密以告侂冑時王熹之命實未出遂以誣詆

出知太平州丐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起知贛州
 已屬疾卒謚獻簡弟逢年逢辰皆有文學行義時稱
 孫氏三龍

章穎字茂獻臨江軍人以兼經中鄉薦孝宗嗣服下
 詔求言穎為萬言書附驛以聞禮部奏名第一孝
 宗稱其文似陸贄調道州教授作周敦頤祠會宜章
 寇為亂郡僚相繼引去穎獨留寇平郡守以功入為
 郎奏穎有協贊之功可大用乃召對除太學錄禮部
 正奏第一人初任郎召對者自穎始時樞密都承旨
 王朴以言者奉外祠穎復言其風金使過求款已任

調護以為功孝宗謂其言大許久之不遷及奏考試
 官孝宗曰章穎可乃知上猶記其讜論也頃之遷太
 學博士丁內艱服闋添差通判贛州除太常博士御
 史中丞何澹聞繼母訃引不逮事之文穎定議解官
 澹猶未決去乞下侍從朝列集議大學諸生攻之曰
 朝廷專設奉常議禮之所由出也今不從議禮所由
 出之地反以議禮不公而欲侍從朝列集議豈將啓
 逢迎希合而為苟留進身之計乎除左司諫時丞相
 留正去右相葛邲當國穎論邲不足任大事凡二十
 餘疏從官議欲超除穎俾去言職庶可兩留光宗曰

是好諫官何以遷之邲始出穎屢疏請上問安重華
 官悉焚其藁寧宗即位除侍御史兼侍講尋權兵部
 侍郎韓侂胄用事穎侍經席上曰諫官有言及趙汝
 愚者卿等謂何同列謾無可否穎奏言天地變遷人
 情危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容易進退大
 臣願降詔宣諭汝愚無聽其去不報奏請待罪與郡
 御史劾穎阿黨罷大學生周端朝等六人伏闕辨汝
 愚被誣且謂章穎言發於忠者遭斥逐端朝等皆被
 罪自是黨論遂起矣穎家居久之起知衢州侍御史
 林行可劾罷之尋知贛州御史王益祥復劾寢其命

再祠需次知建寧府仇曹誅除集英殿修撰累遷刑部侍郎兼侍講對延和殿上歎曰卿為權臣沮抑甚久穎乞修改甲寅龍飛事迹誣筆除吏部侍郎尋遷禮部尚書升侍讀詔穎以紹熙慶元譙令憲玉牒辨誣余端禮趙彥逾甲寅龍飛記及趙汝愚當時所記事考訂削誣從實上之丐去奉祠以嘉定十一年卒年七十八穎操履端直生平風節不為窮達所移雖仕多偃蹇而清議與之方黨論之興朱熹遺以書略曰世道反覆已足流涕而挫其事者怒猶未已未知終安所至極耶然宗社有靈公論未泯異日必有任

是責者非公吾誰望耶贈光祿大夫謚文肅

商飛卿字暈仲台州臨海人淳熙初由太學登進士

第任無為軍教授累官至工部郎官時韓侂胄柄國

舉福建路常平茶鹽事權監察御史以言事廷侂胄

罷為奉常請外以秘閣修撰為荆湖南路轉運判官

後改司農卿總領江東淮西軍馬錢糧金陵故有帥

漕治所合戎騎二帥留鑰內侍號六司宴飲餽遺費

動萬計飛卿以身率儉節縮浮苛糧饌時歛散稍稍

以裕聞開禧中就擢戶部侍郎侂胄將舉師嘗問餉

計豐約飛卿以實告比調遣浩繁不克支屬有旨俾
飛卿軍前傳宣撫勞值金兵大至幾不免以憂卒
劉穎字公實衢州西安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調溧
陽主簿時張浚留守建康金師初退府索民租未入
者穎白浚言師旅之後宜先撫摩當盡蠲逋賦浚喜
即奏閣免由是知之遣其子棡與游教授全州改官
知鉛山縣以外艱去再知常熟縣簽判潭州王佐為
帥負其能盛氣以臨僚吏穎約以中道多屈而改為
及陳峒反所擒賊多穎計策帥上其功曰簽判宜居
臣止召監進奏院進太常寺主簿遷丞兼兵部郎官

提舉浙西常平茶鹽還澱水湖以泄吳松江二水禁
民侵築毋使逼塞大流民田賴之就遷提刑以洗冤
澤物為任間詣獄察不應繫者縱遣之御史以介僻
劾罷除江西運判江州德化縣田逃徙大半守乞蠲
稅不報穎以見種之稅均於荒萊民願耕者第減之
上供自若而逃田盡復除直秘閣淮東轉運副使初
水敗楚州城修補未竟劉超欲移築穎因接伴金國
使入對言國家何苦捐百萬緡為軍帥幸賞地邪光
宗從之除戶部郎中淮東總領務場以額鈔抵賞陰
耗餉計二十年無知此弊者穎究覈得之以所賣數

論賞而總餉增羨遷司農少卿淮西總領前主計者請自為都釀抱淨息而利贏餘其後稍虧反以大軍錢佐之邀糴江淮回易如負販狀穎以為失王人之體遂罷之內府宣限既迫每移供軍錢以應歲輸穎蒐吏弊汰冗員分月綱解自是不復邪移尋除直寶謨閣江東運副知平江府皆未行除宗正少卿遷起居郎兼實錄院檢討官權戶部侍郎升同修撰以疾丐祠提舉興國宮除集英殿修撰知寧國府改知紹興府未幾知平江府徑歸提舉興國宮起知泉州升華文閣待制請興國祠以歸興國祠滿除敷文閣待

制致仕嘉定改元召赴行在落致仕除刑部侍郎辭進龍圖閣待制知婺州請老以寶謨閣直學士致仕六年卒于家年七十八贈光祿大夫在孝宗朝人臣爭承意自獻穎奏今日之失在輕聽人言昔之施為今復棄置大損盛德孝宗嘉納之光宗時論人主難克而易流者四曰逸豫無節賜予無度儒臣易踈近倖易昵寧宗時學禁初起黨論日興穎奏願陛下御之以道容之以德不然元祐崇觀之事可鑒也其言皆切中於時自浙西請外凡徙麾節十餘年有以淹速訊之穎笑曰吾所欲也其在從班日韓侂胄舊與

周旋無間方居中用事而穎謝絕之常言士以不辱身為重其為少宗正而丞相趙汝愚適歸相遇於廢寺泥雨不能伸足但僧床立語曰寄謝余叅政某雖去而人才猶在朝廷幸善待之穎曰相公人才即叅政人才也使果賢叅政之責非宰相之憂也余叅政端禮也余繼相卒於善類多所全佑穎之助云

徐邦憲字文子婺州義烏人幼穎悟從陳傅良究名物義理以通史傳百家之書紹熙四年試禮部第一人登進士第三遷為秘書郎韓侂胄開兵端同惡附和無敢先發一語議其非者邦憲獨首言之丐外知

處州陞辭力諫用兵不可太驟再歲召還言求名義以息兵莫若因建儲而肆赦借殊常之恩為弭兵之名因行赦宥大霽德澤東委宣諭西委宣撫洗弄兵之咎省戍邊之師發倉粟以賑餓殍及農時而復民業如此則建儲之義正與息兵相為表裏也又上侂胄書侂胄惡其言嗾御史徐榘擊之鑄秩罷祠未幾復官除江西憲改江東漕以戶部郎為淮西總領侂胄已誅尚書倪思舉邦憲自代召對上言今日更化未可與紹興乙亥同論秦檜專權天下猶可以緝理今侂胄專權天下敗壞盡矣除尚右郎兼太子侍講

除左司為金賀正使接伴除宗正少卿回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丐祠知江州奏乞郡得節制屯戍兵至郡疾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于官年五十七謚文肅論曰汪若海柳約仕於南渡播遷之時其志將以尊君父故讀其謄書而悲之張運李舜臣職舉事修遺愛在民孫逢吉章穎辨正人之非邪正學之非偽君子哉商飛卿劉穎徐邦憲皆有立於權臣柄國之日卓乎不為勢利所移故能爾耶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三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四

宋史四百五

閩府儀同三司 封國錄軍國軍事前書君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 脫脫等奉

勅修

李宗勉

袁甫

劉黻

王居安

李宗勉字彊父富陽人開禧元年進士歷黃州教授浙西茶鹽司江西轉運司幹官嘉定十四年主管吏部架閣尋改太學正明年為博士又明年遷國子博士寶慶初添差通判嘉興府二年召為秘書郎紹定元年遷著作郎入對言邊事宜夙夜震懼以消咎殃明年兼權兵部郎官時李全叛謀已露人莫敢言宗

勉獨累疏及之又言欲人謀之合莫若通下情人多
好諂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上既
壅塞下亦欺誣則成敗得失之機理亂安危之故將
孰從而上聞或不聞則不戒待其事至乃駭而圖之
抑已晚矣欲財計之豐莫若節國用善為國者常使
財勝事不使事勝財今山東之旅坐糜我金穀湖南
江右閩中之寇蹂踐我州縣苟浮費泛用又從而侵
耗之則漏卮難盈蠹木易壞設有緩急必將窘於調
度而事機失矣欲邦本之固莫若寬民力州縣之間
聚斂者多椎剝之風浸以成習民生窮蹙怨憤莫伸

嘯聚山林勢所必至焚劫溺可不亟為之謀執尋
改兼侍右郎官明年入對言天災甚切四年差知台
州明年直秘閣知婺州六年冬召赴行在未行端平
元年進直寶章閣依舊任越月以宗正丞兼權右司
召改尚左郎官兼職仍舊尋兼左司五月面對言四
事守公道以悅人心行實政以興治功謹命令以一
觀聽明賞罰以示勸懲次言楮幣願詔有司始自乘
輿宮掖下至百司庶府覈其冗蠹者節之歲省十萬
則十萬之楮可捐歲省百萬則百萬之楮可捐也行
之既久捐之益多錢楮相當所至流轉則操吾贏縮

字四百十一个
之柄不在猪矣拜監察御史時方謀出師汴洛宗勉
言今朝廷安恬無異於常時士卒未精銳資糧未充
衍器械未犀利城壁未繕脩于斯時也守禦猶不可
而欲進取可乎惜曰今日得蔡明日得海又明日得
宿亳然得之者未必可守萬一含怒蓄忿變生倉猝
將何以濟臣之所陳豈口外患之終不可平土宇終
不可復哉亦欲量力以有為相時而後動耳願詔大
臣愛日力以修內治合人謀以嚴邊防節冗費以裕
邦財招彊勇以壯國勢仍飭法邊將帥毋好虛名而
受實害左控右扼毋失機先則以逸待勞以主禦客

庶可保其無虞若使本根壯固士馬精彊觀釁而動
用兵未晚已而洛師潰又言昔之所慮者在當守而
冒進今之所慮者在欲守而不能何地可控扼何兵
可調遣何將可捍禦何糧可給餉皆當預作措畫又
言內降之敝大略謂王府后宅之宮僚戚里奄寺之
恩賞綸綍直下不經都省竿牘陳請時出禁廷此皆
大臣所當執奏夫先事而言見幾而諫不可謂之專
善則行之否則止之不可謂之專命出君上政歸中
書不可謂之專苟以專權為嫌不以救過為急每事
希旨迎合迨其命令已下闕失已彰然後言事之人

從而論列之其累聖德亦多矣况言之未必聽聽之未必行乎進左司諫明年春兼侍講首言均房安蘄光化等處兵禍甚烈然江面可藉以無憂者猶有襄州今又告變矣襄州失則江陵危江陵危則長江之險不足恃昔之所慮猶在秋今之所慮者祇在旦夕江陵或不守則事迫勢蹙必有存亡之憂悔將何及拜殿中侍御史時淮西制置使蕪淞江制置副使史嵩之兼知鄂州就鄂建牙宗勉言荆襄殘破淮西正當南北之交嵩之當置司淮西則脈絡相連可以應援邈在鄂渚豈無鞭不及腹之慮若云防江為急欲

藉嵩之於鄂渚經理然齊安正與武昌對如就彼措置防托則藩籬壯而江面安矣所謂欲保江南先守江北也當別擇鄂守徑令嵩之移司齊安詔侍從兩省臺諫條陳邊事宗勉率合臺奏蜀之四路已失其二成都隔絕莫知存亡諸司退保夔門未必能守襄漢昨失九郡今郢破荆門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立兩淮之地人民奔迸并邑丘墟嗚呼危哉陛下誠能亟下哀痛之詔以身率先深自貶損服御飲食一從簡儉放後宮浮食之女罷掖庭不急之費止錫賚絕工役出內帑儲蓄以風動四方然後勸諭戚畹世臣

字四百令十一个
隨力輸財以佐公家之調度分上流淮西淮東為三帥而以江淮大帥總之或因今任或擇長才分地而守聽令而行以公私之財分給四處俾之招潰卒募流民之彊壯者以充遊兵以補軍籍仍選汭流諸郡將士為捍禦之圖猶可支吾不然將水陸俱下大合荆楚之眾擾我上流江以南震蕩矣或謂其勢彊盛宜於講和欲出金繒以奉之是抱薪救火空國與敵矣進工部侍郎兼給事中仍侍講復上疏言陛下憂勤於路朝之頃而入為宴安所移切劇於廣廈之間而退為便佞所惑不聞減退宮女而嬪嬙已溢於昔

時不聞褒錄功臣而節鉞先加於外戚不聞出內貯以犒戰士而金帛多靡於浮費陛下之舉動人心所視以為卷舒者也陛下既不以為憂則誰復為陛下憂擢諫議大夫兼侍讀首言邊事當增兵防托上流又言求諫非難而受諫為難受諫非難而從諫為難苟聞之不以為戒玩之不以為信卒使危言鯁論無益於世用無裨於時危其與拒諫者相去一間耳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未幾進簽書時王楫復求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宗勉言輕諾者多後患當守元約可也然比之開禧時物價騰踴奚啻倍蓰矣

史嵩之開督府力主和議宗勉言使者可疑者三嵩之職在督戰如收復襄先控拒施澧招集山砦保固江流皆今所當為若所主在和則仇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必至虛捐歲月坐失事功進叅知政事及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守法度抑僥倖不私親黨召用老成尤樂聞讜言趙汝騰嘗以宗勉為公清之相以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少師謚文清袁甫字廣微寶文閣直學士燮之子嘉定七年進士第一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授祕書省正字入對論君天下不可一日無懼心今之可懼者大端

有五端良者斥諂諛者用杜忠臣敢諫之門可懼也兵戈既興餽餉不繼根本一虛則有蕭牆之憂可懼也陛下深居高拱群臣奉行簿書獨運密謀之意勝而虛心咨訪之意微天下迫切之情無由上聞可懼也外患未弭內患方深而熙熙然無異平時自謂雅量足以鎮浮不知宴安實為鴆毒可懼也陛下恭儉有餘剛斷不足庸夫險人苟求富貴而未聞大明黜陟軍帥交結州郡賄賂皆自貴近化之可懼也其它禍幾亂萌不可悉數將何以荅天譴召和氣哉次乞嚴守帥之選併大軍之權興屯田之利遷校書郎轉

對言邊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內偷安之根不去規摹終不立壅蔽之根不去血脈終不通忌嫉之根不去將帥終不可擇欺誕之根不去兵財終不可治祖宗之御天下政事雖委中書然必擇風采著聞者為臺諫敢於論駁者為給舍所以戢官邪肅朝綱也今日誠體是意以行之豈復有偷安壅蔽者哉出通判湖州考常平敝原以增積貯核隱產增附嬰兒局遷祕書郎尋遷著作佐郎知徽州治先教化崇學校訪便民事上之請蠲減婺源紬絹萬七千餘匹茶租折帛錢萬五千餘貫月椿錢六千餘貫請照咸平紹興乾

道寬恤指揮受納徽絹定每匹十兩請下轉運常平兩司豫蓄常平義倉備荒興脩陂塘剏築百梁丁父憂服除知衢州立旬講務以理義淑士心歲撥助養士千緡西安龍游常山三邑積窘預借為代輸三萬五千緡蠲放四萬七千緡郡有義莊買良田二百畝益之移提舉江東常平適歲旱亟發庫庾之積凡州縣窠名隸倉司者無新舊皆住催為錢六萬一千緡米十有三萬七千麥五千八百石遣官分行振濟饑者予粟病者予藥尺籍之單弱者市民之失業者皆曲軫之又告于朝曰江東或水而旱或旱而水重以

雨雪連月道殣相望至有舉家枕藉而死者此去麥
熟尚賒事勢益急詔給度牒百道助費時江閩寇迫
饒信慮民情易動分榜諭安之檄諸郡關制司聞于
朝為保境捍患之圖寇迄不犯遂提點本路刑獄兼
提舉移司番陽霜殺桑春夏雨久湖溢諸郡被水連
請于朝給度牒二百道振恤之盜起常山調他州兵
千人屯廣信以為備都城大火上封事言上下不交
以言為諱天意人心實同一機災變之作端由於此
願下哀痛之詔以回天意詔求直言復上疏言災起
都邑天意蓋欲陛下因其所可見察其所不可見行

至公無私之心全保護大臣之體率屬群工大明黜
陟與天下更始行部問民疾苦薦循良劾姦貪決滯
獄所至詣學宮講說朔書院貴溪之南祠先儒陸九
淵歲大旱請于朝得度牒緡錢綾紙以助振恤疫癘
大作勅藥院療之前後持節江東五年所活殆不可
數計轉將作監領事如故繼力辭常平事彗星見詔
求直言上疏言皇天所以震怒者由愁苦之民衆人
民所以愁苦者由貪冒之風熾願一變上下交征之
習為大公至正之歸帝親政以直徽猷閣知建寧府
明年兼福建轉運判官閩鹽隸漕司例運兩綱供費

後增至十有二吏卒並緣為姦且柳州縣變賣公私
苦之甫奏復舊例丁米錢久為泉漳興化民患會知
漳州趙以夫請以廢寺租為民代輸甫并捐三郡歲
解本司錢二萬七千貫助之郡屯在翼軍本備峒寇
招捕司移之江西甫檄使還營俄寇作唐石即調之
以行而賊悉平遷祕書少監入見帝曰卿久勞于外
篤意愛民每覽所陳備見懇惻甫奏無逸之義言知
農夫稼穡艱難自然逸欲之念不起乞力守更化以
來求賢如不及之初意遷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
於經筵奏剛之一字最切於陛下陛下徒有慕漢宣

厲精為治之名而乃墮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元
帝文宗果斷不用於斥邪佞反用於逐賢人此二君
不識剛德之真所謂真剛者當為之事必行不當為
者則斷在勿行又乞專意經訓養育精神務令充實
上與天一下合人心帝意欲全功臣之世詔自今中
外臣僚奏事毋得攬撫以奏是消天下讜言之氣其
謂陛下何兼中書舍人繳奏不撻苛小謂監司郡守
非其人則一道一州之蠹也時相鄭清之以國用不
足屢畝使輸券甫奏避貴虐賤有力者頑未應令而
追呼迫促破家蕩產悲痛無聊者大抵皆中下之戶

嘗講罷帝問近事甫奏惟履畝事人心最不悅又嘗
讀資治通鑑至漢高祖入關辭秦民牛酒因奏今日
無以予人反橫科之其心喜乎怒乎本朝立國以仁
陛下以為此舉仁乎否乎帝為惻然時朝廷以邊事
為憂史嵩之帥江西力主和議甫奏曰臣與嵩之居
同里未嘗相知而嵩之父彌忠則與臣有故嵩之易
於主和彌忠每戒其輕易今朝廷甘心用父子異心
之人臣謂不特嵩之之易於主和抑朝廷亦未免易
於用人也疏入不報遂乞歸不允授居郎兼中書
舍人未幾擢嵩之刑部尚書復奏疏云臣於嵩之本

無仇怨但國事所係詎難緘默嵩之誥命終不與書
行迺出甫知江州王遂抗疏力爭帝曰本以授其兄
袁肅報行誤耳今遂勉甫無它志翼日迺與肅江州
而殿中侍御史徐清叟復論甫守富沙日贖六十萬
湯中等又爭之清叟亦悔未幾改知婺州不拜嘉熙
元年遷中書舍人入見陳心源之說帝問邊事甫奏
當以上流為急議和恐誤事時清叟與甫並召而清
叟未至甫奏臺諫風聞言事初亦何心今人物眈然
有如清叟宜在朝廷辭避實惟臣故乞趣其赴闕又
奏備邊四事曰固江陵堰瓦梁與流民復業嵩之移

京湖沿江制置使知鄂州甫奏曰嵩之輕脫難信去年嵩之在淮西王楸由淮西而來北軍踵之今又併湖南付之臣恐其復以誤淮西者誤湖南疏留中不行翼日權吏部侍郎引疾至八疏賜告一月遂歸從臣復合奏留之尋命兼脩玉牒官兼國子祭酒皆辭不拜改知嘉興府知婺州皆辭不拜遷兵部侍郎入見奏江潮暴涌旱魃為虐楮幣蝕其心腹大敵剝其四支危亡之禍近在旦夕乞秉一德塞邪徑兼給事中岳珂以知兵財召甫奏珂總餉二十年焚林竭澤珂竟從外補遷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日召諸生叩

其問學理義講習之益時邊遽日至甫條十事至為詳明權兵部尚書暫兼吏部尚書卒贈通奉大夫謚正肅有孝說孟子解後省封駁信安志江東荒政錄防拓錄樂事錄及文集行世甫少服父訓謂學者當師聖人以自得為貴又從楊簡問學自謂吾觀草木之發生聽禽鳥之和鳴與我心契其樂無涯云劉黻字聲伯樂清人早有令聞讀書鴈蕩山中僧寺年三十四以淳祐十年試入太學儕輩已翕然稱之時丁大全方為臺屬劾奏丞相董槐迫逐去國將奪其位黻率同舍生伏闕上書大槩言朝廷進退大臣

五曰今八字
須當以禮書上忤執政送南安軍安置歸別其母解
氏解氏曰為臣死忠以直被貶分也速行黻至南安
盡取濂洛諸子之書摘其精切之語輯成書十卷名
曰濂洛論語及大全貶黻還太學未幾侍御史陳垓
誣劾程公許右正言蔡榮誣劾黃之純二公罷出六
館相顧失色黻又率諸生上書言黻等蒙被教養視
國家休戚利害若已痛癢朝廷進一君子臺諫發一
公論則彈冠相慶喜溢肺腑至若君子鬱而不獲用
公論沮而不克伸則憂憤結寢食俱廢臣聞扶植
宗社在君子扶植君子仕公論陛下在位幾三十年

端平間公正萃朝忠謹接武天下翕然曰此小元祐
也淳祐初大姦屏迹善類在位天下又翕然曰此又
一端平也奈何年來培養保護之初心不能不為之
轉移祖宗建置臺諫本以伸君子而折小人昌公論
而杜私說迺今老饕自肆姦種相仍以諂諛承風旨
以傾險設機阱以澳忍盜官爵陛下非不識拔群賢
彼則忍於空君子之黨陛下非不容受直言彼則勇
於倒公議之戈不知陛下何負此輩而彼乃負陛下
至此耶當陛下詔起彙髦之秋而公許起自家食正
君子覘之以為進退之機迺今坐席未溫彈章已上

一公許去若未害也臣恐草野諸賢見幾深遁而君子之脉自此絕矣比年朋邪扇熾默成風奏事者不過襲陳言應故事而已幸而之純兩疏差彊人意迺今軟媚者全身鯁直者去國一之純去若未害也臣恐道路以目欲言輒沮而公論之脉自此絕矣况今天下可言之事不為少可攻之惡不為不多術窮柔孔浸有逼上之嫌勢挾金張濫處牧民之職以乳臭馱子而躡登從橐以光範私人而累典輔藩錢神通靈於旁蹊公器反類於互市天下皆知之豈陛下獨不知之正惟為陛下紀綱者知為身謀不為陛下

謀陛下明燭事幾詎可墮此輩蒙蔽術中何忍以祖宗三百年風憲之司而壞於一二小人之手耶臣汝騰陛下之劉向也則以忠鯁斥臣子才臣棟臣伯玉陛下之汲黯也則以切直罷遂使淳祐諸君子日消月磨至今幾為之一空彼誠何心哉高宗紹興二十一年之詔有謂臺諫風憲之地年來用人非據與大臣為友黨濟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臣竊觀近事不獨臺諫為大臣友黨內簡相傳風旨相諭且甘為鷹犬而聽其指嗾焉宰相所不樂者外若示以優容而陰實頤指臺諫以去之臺諫所彈擊者外若不相為謀

而陰實奉承宰相以行之方公許之召也天下皆知獨斷於宸衷及公許之來也天下亦知嘗得罪於時宰豈料陛下之恩終不足恃宰相之嗔竟不可逃耶陛下萬機之暇試以公許之純與堦榮等熟思而靜評之其言論孰正孰邪孰忠孰佞雖中智以下之主猶知判別是非况以陛下明聖而顧不察此近見公許奏疏嘗告陛下揭至公以示天下堦則以秘密之說惑上聽公許嘗告陛下以寵賂日章官邪無警欲塞侍門絕曲徑堦則縱俠客以堦攬關節持闕扁以脅取舉狀開賂門以簞弄按章云若之純之告陛下

力伸邪正之辯明斥媚相之非寒暑謬謬流出肺肝榮身居言責聞其風聲自當愧死尚敢妄肆萋菲略無人心乎且陛下擢用臺諫若臣嘉卿臣谷變臣應起臣漢弼臣凱臣燧光明俊偉卓為天下稱首然甫入而遽遷或一鳴而輒斥獨堦榮輩貪饕頑忍久汙要津根據而不拔劉向所謂用賢轉石去佞拔山者乃今見之可不畏哉矧今國嗣未正事會方殷民生膏血朘削殆盡所賴以祈天命係人心惟君子與公論一脈耳小人以不恤之心為無忌憚之事其意不過欲爵位日穹權勢日盛以富貴遺子孫耳豈暇為

國家計哉自昔天下之患莫大於舉朝無公論空國無君子我朝本無大失德於天下而乃有宣靖之禍夫豈無其故哉始則邪正交攻更出迭入中則朋邪翼偽陰陷潛詆終則倒置是非變亂黑白不至於黨禍不止向使劉安世陳瓘諸賢尚無恙楊畏張尚英周秩輩不以據臺綱其禍豈至此烈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今朝廷善類無幾心懷姦險者則以文藻飾佞舌志在依違者則以首鼠持圓機宗社大計孰肯明目張膽為陛下伸一喙者則其勢必終於空國無君子舉朝無公論無君子無公論脫有緩急彼一二

儉人者陛下獨可倚仗之乎若玆之罪又浮於衆雖兩觀之誅四裔之投猶為輕典陛下留之一日則長一日之禍異時雖借四方劍以礪其首尚何救於國事之萬一哉又曰自昔大奸巨孽投閑散地惟規朝廷意向以圖進用之機元祐間章惇呂惠卿皆在貶所自呂大防用楊畏為御史初意不過信用私人牢護局面不知小人得志搖唇鼓吻一時正人旋被斥逐繼而章惇復柄用雖大防亦不能安其身於朝廷之上今右轄久虛姦臣垂涎有日矣聞之道路餽遺不止於鞭鞞脉絡潛通於禁近正陛下明察事機之

時若公論不明正人引去則遲回展轉鈞衡重寄必歸於章惇等乃止今日之天下乃祖宗艱難積累之天下豈堪此輩再壞耶又諫游幸疏曰天下有道人主以憂勤而忘逸樂天下無道人主以逸樂而忘憂勤自昔國家乂安四夷賓服享國日久侈心漸生若漢武帝之單于震龍言而有千門萬戶之觀唐明皇之北邊無事而有驪山溫泉之幸至於隋之煬帝陳之後主危亡日迫遊觀無度不足效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兢業祇懼終始憂勤無逸言遊畋則不敢日吳則不暇食曷嘗借祈禳之說以事遊觀之逸比年以來

以幸為利以玩為常未免有輕視世故忽天下之心單于未嘗震龍言而有武帝多欲之費耗北邊未嘗無事而有明皇宴安之鳩毒陛下春秋尚少貽謀垂憲之機悉在陛下作而不法後嗣何觀自十數年間創龍翔創集慶創西太一而又示之以遊幸導之以禱祠盡之以虛誕不經之說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積久慣熟牢不可破誰得而正之且西太一之役佞者進曰太一所臨分野則為福近歲自吳移蜀信如祈禳之說西北坤維按堵可也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降者相繼福何在邪武帝祠

太一於長安至晚年以虛耗受禍而後悔方士之繆雖其悔之弗早猶愈於終不知悔者也大凡人主不能無過脫有過言過行宰執侍從當言之給舍臺諫當言之縉紳士大夫當言之皆所以納君於當道者也今陛下未為不知道未為不受人言宰執以下希寵而不言與夫言之而不力皆非所以愛陛下也其心豈以此為當而不必言哉直以陛下為不足以望先舜禹湯文武之主而以漢武明皇待陛下也以材署昭慶軍節度掌書記由學官試館職咸淳三年拜監察御史論內降恩澤曰治天下之要莫先於謹命

令謹命令之要莫先於室內批命令帝王之樞機必經中書參試門下封駁然後付尚書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臣觀陛下自郊祀慶成以來恩數綢繆指揮煩數今日內批明日內批邸報之間以內批行者居其半竊為陛下惜之出納朕命載於書出納王命詠於詩不專言出而必言納者蓋以命令繫朝廷之大不能皆中乎理於是

有出而復有納焉祖宗時禁中處分軍國事付外者謂之內批如取太原下江南韓琦袖以進呈英宗悚然避坐此豈非謹內批之原哉臣日夜念此以為官

爵陛下之官爵三省陛下之三省所謂同奉聖旨則是三省之出命即出陛下之命也豈必內批而後為恩緣情起事以義制欲某事當行其事當息具有條貫何不自三省行之其有未穆於公論者許令執奏顧不趨歟元祐間三省言李用和等改官移鎮恩例令高氏朱氏皆舉故事皇太后曰外家恩澤方欲除損又可增長乎治平初欲加曹佺使相皇太后再三不許又有聖旨令皇后本家分析親的骨內聞奏亦與推恩司馬光力諫以為皇太后既損抑外親則后族亦恐未宜褒進乃令前之恩數未竟後之恩數

乘宰執懼有所專而不敢奏給舍臺諫懼有所忤而不敢言更如此者數年將何以為國故政事由中書則治不由中書則亂天下事當與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得私也四年改正字言正學不明則義理日微異端不息則鼓惑轉熾臣非不知犯顏語之耳臣子所難實以君德世道重有關繫不容不慷慨開陳疏上踰日未蒙付外孟軻有云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臣忝職諫省義當盡言今既不得其言若更貪慕恩榮不思引去不惟有負朝廷設官之意其於孟軻明訓實亦有慊會丁父憂去位服除授集英殿修撰公

海制置知慶元府事建濟民莊以濟士民之急資貢士春官之費備郡庠耆老緩急之需又請建慈湖書院八年召還拜刑部侍郎九年改朝奉郎試吏部尚書兼工部尚書兼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兼侍讀上疏請給王十朋祠堂田土十年丁母憂明年江上潰師丞相陳宜中起復黻為端明殿學士不起及賈似道韓震死宜中謀擁二王由温州入海以兵逆黻共政將遜相位於是黻託宗祀於母弟成伯遂起及羅浮以疾卒初陳宜中夢人告之曰今年天災流行人死且半服六黃者生繼而疫癘大作服者果得不死及

黻病宜中令服之終莫能救其配林氏舉家蹈海未幾海上事亦克解矣黻有蒙川集十卷行于世

王居安字資道黃巖人始名居敬字簡卿避祧廟嫌易之始能言讀孝經有從旁指曰曉此乎即答曰夫子教人孝耳劉孝黻七月八日過其家塾見居安異凡兒使賦七夕詩援筆成之有思致孝黻驚拊其背曰子異日名位必過我入太學淳熙十四年舉進士授徽州推官連遭內外艱柄國者以居安十年不調將徑授職事官居安自請試民事乃授江東提刑司幹官使者王厚之厲鋒氣人莫敢嬰居安遇事有不

可平面力爭不少屈入為國子正太學博士入對首
言人主當以知人安民為要人未易知必擇宰輔侍
從之賢使引其類民未易安必求愷悌循良之吏以
布其澤次言火政不修罪在京尹軍律不明罪在殿
步兩司罪鉤異罰固不可安有薄罰一步帥而二人
置弗問乎遷校書郎居安乞召試言祖宗時惟進士
第一不試蘇軾以高科負重名英宗欲授館職韓琦
猶執不從執政謂居安曰朝廷於節度尚不較况館
職乎居安因言節鉞之重文非位極武非勲高胡可
妄得丞相言不較過矣時蘇師旦命且下故居安言

及之改司農丞御史迎意論劾主管仙都觀踰年起
知興化軍既至條奏便民事乞行經界且言番舶多
得香犀象翠崇侈俗洩銅錫有損無益宜遏絕禁止
皆要務也通商賈以損米價誅劇盜以去民害召為
祕書丞轉對言置宣司不聞進取之良規遣小使寂
無確許之實報但當嚴飭守備益兵據險以待之此
廟筭之上也李壁嘗語人曰比年論彊事無若王祕
丞之明白者遷著作郎兼國史實錄院檢討編修官
兼權考功郎官誅韓侂胄居安實贊其決翼日擢右
司諫首論侂胄以預聞內禪之功竊取大權童奴濫

授以節鉞變妾竄籍於官庭物造亭館震驚太廟之
山燕樂語笑徹聞神御之所忽慢宗廟罪宜萬死託
以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臺諫侍從惟意是用不
恤公議親黨姻婭躡取美官不問流品名器僭濫動
違成法竊弄威柄妄開邊隙自兵端一啓南北生靈
壯者死鋒刃弱者填溝壑荆襄兩淮之地暴尸盈野
號哭震天軍需百費科擾州縣海內騷然迹其罪狀
人怨神怒衆情洶洶物議沸騰而侂胄箝制中外罔
使陛下聞知宦官官妾皆其私人莫肯為陛下言者
西蜀吳氏世掌重兵頃緣吳挺之死朝廷取其兵柄

改畀它將其策至善侂胄與曦命為死黨假之節鉞
復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罪將誰歸使曦不死侂
胄未可知也侂胄數年之間位極三公列爵為王外
則專制東西二府之權內則窺伺宮禁之嚴姦心逆
節具有顯狀縱使侂胄身膏斧鉞猶有餘罪况兵釁
未解朝廷儻不明正典刑何以昭國法何以示敵人
何以謝天下今誠取侂胄肆諸市朝是戮一人而千
萬人獲安其生也侂胄既有非常之罪當伏非常之
誅詎可以常典論哉右丞相陳自強素行汙濁老益
貪鄙徒以貧賤私交自一縣丞超遷徑至宰輔姦險

附麗黷亂國經較其罪惡與侂冑相去無幾乞追責
遠竄以為為臣不忠朋邪誤國者之戒又劾曦外端
郭倪郭僕竄嶺表天下快之繼兼侍講方侂冑用事
箝天下之口使不得議已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謫死
布衣呂祖泰上書直言中以危法流之遠郡居安奏
請明其寃以伸忠鯁之氣又疏言古今之治本亂階
更為倚伏以治易亂則反掌而可治以亂治亂則亂
去而復生人主公聽則治偏信則亂政事歸外朝則
治歸內廷則亂問百辟士大夫則治問左右近習則
亂大臣公心無黨則治植黨行私則亂大臣正小臣

廉則治大臣汗小臣貪則亂如用人稍誤是一侂冑
死一侂冑生也趙彥逾與樓鑰林大中章燮並召居
安言鑰與大中用宗廟社稷之靈天下蒼生之福彥
逾不可與之同日而語彥逾始以趙汝愚不與同列
政地遂啓侂冑專政之謀汝愚之斥死彥逾之力居
多而彥逾者汝愚之罪人也陛下乃使與二人者同
升不幾於薰蕕同器邪正並用乎非所以示趨向於
天下也疏已具有微聞者除日夜下遷起居郎兼崇
政殿說書於是為諫官才十有八日既供職即直前
奏曰陛下特遷臣柱下史者豈非欲使臣不得言耶

二史得立前奏事社宗法也遂極論之又言臣為陛下耳目官諫紙未乾乃以迂權要徙他職不得其言則去臣不復留矣帝為改容御史中丞雷孝友論其越職奪一官罷大學諸生有舉幡乞留者四明楊簡邂逅山陰道中謂此舉吾道增重江陵項安世致書曰左史人中龍也踰年復官知太平州當邊遽甫定歲儉汰去軍群聚寇攘居安威惠流行晏然若無事時將副劉佑為怨家請闕告密置獄金陵居安以書抵當路辯其冤或謂佑自誣服得無嫌於黨逆乎居安曰郡有無辜死奚以守為事果白以直龍圖閣提

點浙西刑獄葛懔者用戚屬恩補官豪於賞嘗憾父之嬖既去而誣以盜株連六疫死者數人懔乃未嘗一造庭居安一閱得實立補繫論罪械送他州入對帝曰卿有用之才也權工部侍郎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初盜起郴黑風峒羅世傳為之倡勢張甚湖南所在發兵扼要衝義丁表裏應援賊乏食以懈主兵者稍堅持之則就禽矣會江西帥欲以買降為功遣人間道說賊餽鹽與糧賊喜謀益逞帥以病卒繼者蹈其敝賊陰治械外送款身受官峒中不至公府義丁皆恚曰作賊者得官我輩捐軀壞產業何所得於

是五合六聚各以峒名其鄉李元勵陳廷佐之徒並起為賊矣放兵四劫歙永新撒龍泉江西列城皆震朝廷調江鄂之兵屯衡嶺而地兵駐龍泉者命吉守節制焉吉守率師往幾為賊困池兵來援失利朝廷憂之遂以居安為帥居安以書曉都統制許俊曰賊勝則民皆為賊官軍勝則賊皆為民勢之翕張決於此舉將軍素以勇名挫於山賊可乎俊得書皇恐不敢以他帥事居安居安督戰于黃山勝之賊始懼走韶州為摧鋒軍所敗勢日蹙吉守前以戰不利用招降之策遣吏持受降圖來書賊銜江湖兩路大都統

居安笑曰賊玩侮如此猶為國有人乎白諸朝吉守以祠去遂命居安節制江池大軍駐廬陵督捕領郡事召土豪問便宜皆言賊恃險陟降如猿猱若鈔吾糧吾事危矣居安曰吾自有以破賊會元勵執練木橋賊首李才全至居安厚待才全而賞元勵眾皆感羅世傳果疑元勵之貳已遂交惡元勵率眾攻世傳居安語俊曰兩虎鬪于穴吾可成卞莊子之功世傳嘆練木橋賊黨龍元勵俘其孥禽元勵以獻時青草峒賊亦就禽並磔于吉之南門元勵既誅世傳以功負恃益驕蹇名效順而實自保俊請班師居安不許

宋史四百五

居安傳

十四

真高

3

应为

P24

俾因賊堡壁固守居亡何世傳果與兄世祿俱叛居安奏乞朝廷毋憂今落其角距可一戰禽也乃密為方略遣官民兵合圍之世傳自經死斬其首以徇群盜次第平居安之在軍中也賞厚罰明將吏盡力始終用以賊擊賊之策故兵民無傷者江西人祠而祝之刻石紀功徙鎮襄陽以言者罷間居十有一年嘉定十五年與魏了翁同召遷工部侍郎時方受寶中朝皆動色相賀入對首言人主畏無難而不畏多難輿地寶王之歸蓋思當時之所以失言極切至甫兩月以集英殿修撰提舉玉隆宮未幾以寶謨閣待制

知温州郡政大舉理宗即依以敷文閣待制知福州升龍圖閣直學士轉大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將行鹽寇起寧化居安以書諭汀守曰土瘠民貧業於鹽可盡禁耶且彼執三首惡以自贖宜治此三人他可勿治部使者遣左翼軍將鄧起提兵往起貪夜冒險與寇角以死軍潰民相驚逃去事聞命居安專任招捕居安既留募軍校劉華丘銳者授以計畫至汀而賊已至郡矣州人大懼賊知帥有撫納意即引退華銳出入賊中指期約降有以右班攝汀守者偃彊好大言以知兵自任欲出不意為己功賊知其謀敗降約

而建劔諸郡並江西嘯聚蜂起矣居安議不合數曰
吾可復求焦頭爛額之功耶即拜疏歸居安以書生
於兵事不學而能必誅峒寇而降汀寇皆非苟然者
卒累贈少保居安宅心公明待物不貳有方嚴集行
世

論曰李宗勉在庶僚論事平直及入相負公清之稱
袁甫學有本原善達其用持節所過其民至今思之
劉黻分別邪正侃侃敢言亦難能者王居安掃除群
邪以匡王國其志壯哉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四

